

情系连环画

吴树岗

更加珍惜和热爱。所以,我常常在假期里去捡废铜烂铁卖给废品收购站;捡杏核、桃仁、蝉蜕卖给中药材店;冬天给蔬菜门市部搬运大白菜……

我村离县城很近,县城里有个新华书店,书柜里连环画很多,有古典名著、民间传说、人物传记、战争故事、武侠传奇等题材。人们最爱看的是四大名著,尤其是《西游记》。一集集连续出版,跨度时间长,我梦寐以求的就是想攒够一套。我常常来店里看看有没有新版的书,贪婪地扫视着那一批批摆放在书架上的连环画。其中有我最爱看的《鸡毛信》《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大闹天宫》。最后心疼地掏出口袋里仅有的两角钱买了一本,它散发着一缕淡淡的墨香,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小心翼翼地装进书包里。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看了一遍又一遍,睡觉时还把书压在枕头底下,怕被别人抢走似的,那高兴劲就别提了。

自己有了连环画,免不了在同伴之间炫耀一番。一个人坐着,其他小伙伴围着,你掀一页他掀一页,到最后一本新书被翻阅脏了,我心疼得要掉泪。

我读书不怎么用心,却迷恋连环画。上课时偷看,被老师发现当场没收,并训斥一顿。还有一次,我刚买了一本连环画,就被姑家的表哥拿去了,害得我哭了一整夜。时间长了,买的书就多了,在书的扉页写上自己的名字,以免同伴之间互相拿错。还恳求邻居张大爷做了一个上锁的小木箱,把所有的书装进去,以便随时翻看。

我的父亲今年八十六岁,身体健康,但左腿有腿疾,走路不方便。父亲的腿是在我上一年级的時候摔伤的,那是我一生中难忘的事。那时候,父亲在离家五公里的乡镇工作,为了体面,母亲用卖鸡蛋换来的五元钱给他买了一双黑牛皮鞋,父亲每天上班都穿着。

父亲答应我每周买一本连环画。一个周末,父亲因单位开会下班晚了,书店已关门了,连环画没有买到。我很生气,趁着父母不在屋里,偷偷把一只皮鞋扔进灶火膛里。母亲点火做饭时闻到一股胶皮味,赶紧用小铁钩把皮鞋挂出来,发现已经烧焦了。母亲看了看我,好像知道了怎么回事,伤心地掉下眼泪。父亲见了很恼火,从来没发过脾气的他一巴掌朝我打过来,可手掌停在半空又缩了回去。母亲对父亲说:“毕竟是个孩子,不懂事,说两句算了。”我虽然知道错了,但还是意难平。又是一个周末的傍晚,乌云密布、雷声阵阵、大雨瓢泼。父亲推着自行车踉踉跄跄地进了家门,全身湿透,衣服上还沾满了泥巴。他在工作包里拿出一本崭新的连环画给我,只见父亲咬着牙,脸蜡黄,腿肿得像面包一样。原来,父亲下班后去买连环画,由于道路泥泞,不慎滑倒在路旁的沟渠里摔伤了腿。那一刻,我的眼泪不知不觉流下来,一滴滴地落在连环画上。

阅读连环画收获很大,它使我丰富了知识,也从中懂得了许多人生哲理。花开花落几春秋,时过境迁,我儿时积攒的连环画也不知去向,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承载着我最纯真美好的童年记忆和成长时光。



落叶印象 屈会生

一夜寒风起
万木枯叶落
从嫩黄到翠绿到枯萎
你携带
季节留下的痕迹和
对大自然的日记
初春静悄悄地来
暮秋轻飘飘地去
虽说草木一秋
却是段非常的故事

每一片落叶
都有曲折履历——
曾经烈日炙烤
曾经风雨洗礼
曾经电闪雷击
曾经鸟啄虫噬
曾经季节更替
曾经枝叶分离
当叶落归根化为泥
只将坚毅留给尘世

每一片落叶
都有精彩日记——
春花绽放的艳丽
夏草竞翠的生机
秋果溢香的诱惑
蜂飞蝶舞的欢愉
蛙鼓蝉鸣的唱和
鸟翔鱼游的默契
你把信息传递冬雪
你将期望寄予大地

童年回忆 刘建明

沙包 穿透岁月 射进童年
跳跃 雕塑出回忆
一首诗歌映象出思念
恍惚定格在黑白画里

弧线拉伸出翅膀
轻盈跳跃 左躲右闪
寻觅
时间和方位的经纬度里
我的沙包丢落在了梦里

蝉蜕 燕金城

能在地下潜伏十七年
忍受孤独与寂寞
修炼成功,咬破黑暗
然后蜕变,长出坚硬翅膀
叫醒黎明,擦亮喉咙
阳光与歌声陪伴一生

留下裂开一条缝的皮壳
保持攀登与腾飞的姿势
挣脱束缚与漫漫长夜
如点燃光明的火炬
写满启迪人生的名言



师徒四人

如今的世界,色彩斑斓、信息爆炸,各种精美的图书、酷炫的电子读物层出不穷。然而,在我心中,却始终无法忘却那曾经陪伴我度过无数美好时光的连环画。在那个物质匮乏、娱乐方式单一的年代,连环画就像是一扇神奇的窗户,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让我看到了无尽的精彩与奇妙。每每想起,心中便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温暖与感慨。

我是“七零后”,小时候就对连环画情有独钟。当时家里生活拮据,一年也买不了几本书。为了多接触连环画,放学或假日,就去左邻右舍交流阅览。小镇上有几家书铺,出租的连环画一堆堆、一摞摞。店家把书的封面贴在墙壁上,并整理编号,每本租金一到三分钱。我和同伴们坐在小木凳上津津有味地品读着,虽然书里的字认得不全,但是看得依然认真仔细。

见我对连环画十分感兴趣,父母引导我,利用劳动收获丰富自己的书籍和知识积累。他们说,有了通过辛勤劳动来获取零钱这个自力更生的过程,对生活才会

生碎、花生酱,用花生做的美食糕点更是不胜枚举。

我是农民出身,家里一年四季与土地打交道,对农田里的庄稼很熟悉。升学工作之后,去农田地里干活少了,但每年回家收秋是必不可少的。

收秋,尤其是刨花生是每年必干的农活儿。

在地里刨花生,饿了,摘把花生,手里的活儿不停,边吃边摘落花生,吃得嘴角白沫子横生。在大地里吃花生,哪个饱满吃哪个,哪个顺眼吃哪个,主打一个任性。

小时候家里农具少,劳力少,过秋几乎全家出动,没有闲劳力,也没有专门做饭的人。农忙时节回到家,已是掌灯时分。

母亲边做饭边烧火,手脚并用。有时候柴火烧到灶膛口,母亲用脚踢几下子,火就又在灶膛里熊熊燃烧起来。有时候灶膛里的炭火烧不尽,趁着有明火,母亲从花生秧子上捋几把花生扔进灶火膛里,用灶灰埋上。

洗手收拾碗筷的工夫,估摸着饭熟了,花生也差不多了。我们姐妹守在锅台灶火旁,等母亲用掏灰铲子把花生连带炭灰掏出来。在昏暗的灯光下,花生被炭火熏烤得跟炭块儿差不多,这就到了母亲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母亲左手打着手电筒,右手用烧火棍辨别着炭灰块儿和花生。我们姐妹蹲在灶火旁看着母亲一顿忙活。左一堆炭灰,右一堆花生。我们总是忍不住往这花生与柴禾融合的诱惑,手上、嘴巴上、脸上都是一块块儿的炭黑,这便是吃烧花生的证据。

花生是我家最爱。

母亲说她和父亲刚结婚那会儿,日子穷,花生也是稀罕的吃食。有一次回娘家,拿回一兜子炒花生,父亲一边剥、一边说:“真香,还没吃过这么香的

花生豆。”两个人大冷天里趴着被窝吃花生,并约定吃不完不睡觉。每每说起来,母亲都咯咯得笑出声。

父亲稀罕花生,如果只有一块地的话,父亲只种花生。现在父亲上了年纪,每年秋收时节回家收秋,也还是那半亩花生。

我和爱人从校园到婚纱,相识二三十年来,没见过他对吃、穿有什么要求,却唯独对花生豆儿情有独钟。生的熟的,油炸的或是干炒的,他都喜欢。并且每次吃完花生豆,他随手把袋子封好,生怕别人再多吃一个,在美味佳肴上也没见过他如此贪吃小气。因了他的爱好,我家餐桌上一年四季放着一碗花生豆。

而我最喜欢阳光晒过的干枯、掉叶、几近干草状的花生秧子味儿。它很特别,那是我回家看望母亲时花生的味道:太阳晒过的草香味儿,花生本身的生茬子味儿,混着泥土的秸秆干涩味儿,还有深扎过土地孕育出果子的成熟味儿。



花生

崔红

“麻屋子,红帐子,里面盛着个白胖子”——打一农作物。小时候玩得最多的游戏,就是猜谜语。

此谜语的谜底想必很多人都知道——花生。

花生的俗名很多,在我们饶阳县滹沱河北就有不同的称谓,河道以北俗称“长果儿”,以南则叫“营果儿”。但大江南北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花生,人们都不陌生。

花生一个豆、两个豆的常见,长得好的时候有“连三”,偶也有“连四”的。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花生的大小、颜色,可能有差异。但妇孺皆知,老少皆宜。

花生是很多人喜欢的美食,不仅味美价廉,还营养丰富,具说还有医学和药用辅助价值。花生豆、花生米,尽管称呼不同,但南北方的餐桌上都少不了一盘。近年流行的麻辣烫、涮锅啥的,也少不了花